

師言不二。師於抗戰期間，發願燒護摩壹千座，祈禱和平。果於一千〇八十座時，抗戰勝利，和平實現。約一九四八年致函樓仲光：「我還要住世二十年。」果近二十年。一九五〇年送扎薩喇嘛回京，慰送別弟子曰：「我將來還要到國外去。」後果驗。

傳師於五台山金剛窟，曾感文殊菩薩現身，爲之灌頂。仁清師面詢其事，師默不答。蓋依戒制，即屬默認。師於印度菩提道場禮拜時，曾親見本師釋迦牟尼佛現身，五七年於北京廣濟寺曾對趙樸初居士談及，侍者明昌師一人聞之。

次觀師與慧相應之除惑功德，師早歲未學佛時，嗜酒能飲，尤喜自烹爨子肉餉友，暢談舒懷。然其愛國愛民之情，一觸即發。一日烹肉待客，啓視品味，忽自責曰：「豈即如此消磨一生乎？」即憤然踢罐破，客至唯見爨肉滿地，愕然不知所以。師即自此永斷酒肉。壯哉斯舉！其剛毅果決之慧，早爲後來得煊赫成就，奠定堅實基礎矣。師發心出家，因無後而暫止，及生子方四十天，即割愛離親，矢志出家。非有無上慧劍在握，曷堪如是突網而出愛欲之家乎？古德云：此乃大丈夫事，豈王侯將相等功利之徒所能冀及耶？

師所集譯顯教三學、密乘儀規二次第等，非具妙慧、學養有素者，安能融

會貫通，微妙開演。如所集《辯識阿含》，二百五十條戒，一一以頌攝其制戒因緣，開遮持犯。若不深入戒海，具大總持，曷克臻此？

戒定慧三，圓具不缺，由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戒中有定慧，定慧中有戒，功德相互增上。師自出家至於滅度，無一時一刻不為三學而精勤奮力，道業與日俱增，故曰德增。

師對弟子要求甚嚴，一不合戒即行處置，勇健有力，不顧情面。一次，某一上座未經請示，因病住居士家數日，師知後，令赴重慶天寶寺深山自修，直至灌頂方許回寺。一次，門頭師設攤售物，住於一邊，另一邊住一女人。師見，立遷其單，責門頭曰：「這點事分不清，一邊男，一邊女，像持戒道場否？」譯經院將落成，修圍牆，監修師於對女居士院處，留一後門。師見呵曰：「監修糊塗，心懷不正，留一後門，聽壞人進女眾院，罪有多大！」立令封實，監修遷單。一日，聞上座師亦有小灶，即令全收，以杜此患。可見調服弟子，斷然有勇，不稍姑息也。

觀師多聞功德，師親近善知識，勤學不倦，於《四阿含》、《發智》、《六足》、《俱舍》、《婆娑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伽》諸典，以及法相唯識，天

台賢首，禪淨諸宗，無不深入鑽研，融會貫通。至於藏地所學《現證莊嚴》、《中觀》、《因明》、《菩提道次》、《密宗道次》，四部密法，包括無上部大樂、密集、時輪、歡喜金剛等，而以文殊大威德金剛爲主之密乘儀軌，生圓次第，以及四百多種灌頂等等，更屬精專，獨到之處，遠非尋常，足見爲學既廣且深，又不自恃驕人，虛懷若谷，精益求精，洵爲難能可貴可敬者也。

如前般若正見所述，師於覺真內證功德，深隱不露，祇能於言說中略窺點滴。如曰：「親證真諦，則離言思，般若無從宣說，猶鹽中鹹，醋中酸，糖中甜，無從宣說一樣。」又曰：「念佛是誰？即所以摧破我執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一即是空，世間之法，皆是多緣會合，決無一也。又一即是心，心過去未來現在不可得。無自性，即萬法皆無自性也。」若非自證，何能道得？觀師出家修行四十年中，一心爲法，自始至終，無有二念，遭遇種種違緣逆境，觀若浮雲空華，心無罣礙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故能寂然不動，化險爲夷，轉違爲順，成就二利諸多功德，若未領悟真諦，豈能如是不動不退？復次，觀師臨寂，來去自在，說走就走，何等爽快，所證功力，遠非一般。

師說法之妙、含義之富，猶如百千種樂，同時俱作，聞者無不歡悅稱歎。

川人有言曰：「久不聞海公說法，吾耳不聰矣！」於聽講中，常有欲作記錄者，每每愈聽愈喜，不知手舞足蹈，而忘動筆，直至聽完，竟未落一字。師之善說，有三特點：

一、契理：合三法印，合宗因喻，初中後善，妙義無窮。由於所學，深細嫻熟，故能剖析入微，精密絕倫，如講《生圓次第》，既然慎到嚴密，一絲不苟，又從自然流出，毫無芥蒂，要義口訣，縱橫皆是，而又處處指歸，不離宗趣。讀講記者，嘆為觀止矣。又因博學多聞，隨拈一法而攝萬法，如講《心經》
》，即有十餘講法，方便多門，歸元無二。

二、契機：師以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真俗二諦，圓融無礙，隨宜施設，因機教化，皆令得益，隨分受潤。常勉弟子愛國愛教，遵紀守法，提高精神境界，抵制內外腐蝕，使身口意三，俱臻妙善，結合六度，搞好本職，為祖國建設多作貢獻。對知識分子，則從哲學、邏輯、生理、心理、物理等方面，如實聯繫，應機引道，闡明佛理。如以生理心理知識，說明坐禪大有益於身心修養，並教人簡易入靜方式，即使不涉宗教，亦有益於身心，以是聽眾不論文化高低，皆喜親近。又曾分析入定與科研之關係，試驗中出現種種現象，粗心

不辨所以，入定思觀，心靜則慮一，慮一則慧開，所不解者，即能解其底蘊，瞭如指掌，再行試驗，一一證實。科研如此，一切工作莫不如此。此禪定大有利於工作學習之一例也。由是高校師生、科技人員、乃至一般市民，常樂拜訪，探問哲理。師皆歡喜攝受。對高級知識分子，尤其重視。如四川大學教授多人，皆來皈依學法，漸入堂奧。以說法之妙，聽眾之多，蓋所罕見，法雨聲華，譽滿中外，西歐學者相率來依，美國總統馳函相邀，均非偶然。

三、爲修而說，如說而修，學修一致，不尙空談。師之說法，處處針對煩惱習氣，目標明確，方向不移，一言一語皆有所指，直望人人由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由慧斷煩惱而證解脫。唯因眾生煩惱熾盛，變化多端，故設種種因緣譬喻方便，而拔濟之。決不崇尙空談，執理廢事，無補實際也。

師之悲願懇切，既深且宏，皆自菩提心流出，可從大悲攝眾及大願弘法二端見之。

師對弟子之悲心，猶勝獨子慈母之意，感人至深。如抗戰初期，在太原無廟可歸，令弟子各覓住處，待師入川覓地建寺後，再匯路費赴川。於彼急難動蕩無處可歸之時，尙對弟子如此攝受，不捨一人，悲心之切極矣。進藏途中坐

山石上，待弟子，久不至，直欲淚下。對藏民當差，乃至牲口，關懷備至，令人感恩不盡。有來學者，觀其根器，施教攝受，使之各得其所。有上根者，多方接引，破格傳教，令速證成。有欲去者，雖不強留，心猶悲愍，令人難忘。有善根者而攝引之，有錯失者而折服之，皆出乎同一悲懷也，嘗曰：「豺子搬家，啣幼而行，不緊不鬆，不過不欠。」其斯之謂乎。師雖年高，自奉甚儉，常與眾同行、同住、同過觀堂。一年下峨嵋，弟子請坐轎，師堅不許，隨眾步行至麓。對藏人送茶者，必厚財與。打齋設供，必親調味，初八會供，寧自少分，必散門外觀眾。雖居高位，仍謙下待人，不仗勢，不別眾。令僧歡喜，令僧安樂，細心微行，贊莫能窮。

其弘法之大願者，為眾生故，入藏求法，備嬰艱辛，視若等閑，且身愈難苦，心愈堅定，並發「此世不成，二世再來」之願，故能通過種種障礙，成迎法東來之盛舉，創內地學密之先例。返川以後，除譯事外，先後創建近慈寺、吉祥寺、雲悟寺、慈聖庵、重慶、上海金剛道場等，親自領眾，薰修戒定，講經傳法，度生無量。誠如清定法師所贊：「賢慧法藏圓滿傳東土，顯密法幢隨方普建樹。」然師之悲願，猶有進焉，如譯經院，已由師及弟子譯出藏文經典

五十餘部，刻印顯密經論八十餘部。此院宗旨原係培養精通藏文及各國文字之佛教人才，將漢藏雙方互缺之經論，互譯刊印，並擬將漢藏之主要典籍，譯成各國文字，公諸世界，復將各國有關佛教之論著，譯出參考，進行國際佛教學術交流，以達「通聖言而遍寰宇，導世界以趣大同」之宏偉目標。師之宏願如是，其未成者，如何使之成？學師法者，讀師傳者，慕師名者，體師心者，其共奮起，以繼師之遺志乎！

師之修學無退，見於四端，一、念念無退，於一切時，熾然精進，無有疲厭，念經、譯經、講經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非誦即禪，非禪即誦，隨時見師，皆在忙中，念念之中，無空過者。二、終身無退，如是精勤學修，數十年如一日，直至耆年，依然勤奮，語弟子曰：「阿含經甚深甚深，我愈學愈高興。」「一日不死，必學一日。」直至文革被揪鬥之當日，仍在伏案寫《學記》。三、違緣無退，入藏艱險，大苦磨練，難退其心；去處無著，轟炸不停，難退其心；大病創痛，萬般放下，弘法利生，此心不捨；被鬥被謗，迫害萬端，安之若素，巍然不動，無四相故，五蘊皆空。四、順緣無退，學成回川，建立道場，名揚全國，乃至海外，教授來依，總統函請，佛協領導，人大代表，乃至

出席世界會議。於師心中，一無所動，依然一介老僧，深山修行。可見八風不動，順逆難移，其心安住，甚深空故。如法華經云：「觀一切法，皆無所有，猶如虛空，無有堅固，不生不出，不動不退，常住一相，是名近處。」師其庶幾乎？

以顯教十德，再觀密乘十德：

- 一、住調伏。動止中律，持顯密戒。
- 二、具三慧。顯密三慧，具足不缺。
- 三、有忍力。修證神通等，秘藏不顯現。師自注云：「雖有神通，不輕易顯示也。」據清定上師言，師之神通，不如其出家師之常時顯現，顯示雖少，確有神通，非其時機，不輕示也，於此益見忍力功德。
- 四、性沉毅。作業堅忍，重諾不掉。師自注云：「凡所作業，必期其成，總不使有始無終也。」師即如是說、如是行者。
- 五、善傳授。觀機施教，次第登高。道場設學戒堂等五部，對機傳授，恰如其分，不濫不慳，依次上進，有大根器，破格攝受，師師相印，成就特勝。
- 六、具悲心。為佛法故，悲心攝受，非為名利，亦見上文。

七、善論議。表遮抉擇，開合中理。師精通因明，善巧論議，無堅不破，無邪不摧，辯才無礙，眾所周知。如講三身時，外道有問曰：「佛之三身有如上帝三位一體否？」師一言否定，層層遮駁，直令彼啞口無言。

八、精曼荼。事相作法，精密瞭辦。師於事密印相、護摩壇場、造像造塔，精細通達。在滬親自指導反復審定釋迦佛、文殊尊、宗大師三聖像，督造大威德金剛，極其莊嚴細緻，皆其例也。

九、解加行。正助修行，實智具足。師傳授《三皈依觀》、《生圓次第》種種修法，皆依承傳要訣，實習經驗，親領學人，實踐觀修，指示道路，解決疑難，防治偏差，使定道逐步深入。

十、根調寂。內德充盈，外儀慈威。師以悲智內德充盈圓滿故，外現慈威雙運之相。弟子對師，雖極親近，然於律儀大節上，不敢絲毫觸怒。故清公贊爲「慈威文殊圓成悲智師」，可以總結師之功德。

師自釋曰：「以上擇師十德者，顯教但具一、二即可，密乘擇師，非全具不可也。」師爲顯密雙修之一代宗匠。上述顯密十德，不免掛一漏萬，蓋其功德，不可窮盡，學人自思自尋可也。

師自出家，學法、弘法，四十餘年。契理契機譯傳聖典，依戒依法建樹法幢，善巧方便，廣導弟子，發菩提心，護持正法，對我國佛教作出巨大貢獻，並世高僧稱之為四川文殊，黃密徒眾尊之為漢地初祖，可謂當之無愧也。